

尹雪

[美] 丹尼尔·史蒂尔著

# 少妇幽情

# 少 妇 幽 情

[美] 丹妮尔·史蒂尔著

钟 马 周小英 韩 杨译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## 少 妇 幽 情

〔美〕丹妮尔·史蒂尔 著  
钟 马 周小英 韩 杨 译

\*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七二一八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5印张 200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50,000册

ISBN 7—80541—136—0/I·18 定价：2.8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美丽动人的少妇拉菲尔，虽仍爱着瘫痪的丈夫，但对自己青春年华的默然消逝，对缺乏性爱的孤独生活感到忧伤、烦恼。在一次去纽约途中，她与风流倜傥的律师亚历克斯邂逅了。她的惊人美貌，使亚历克斯一见钟情，堕入情网。在他大胆追求下，他们很快相爱了。

他们幽会在纽约，幽会在圣弗兰西斯科家中。后来，被亚历克斯的姐姐知道了。她竟写匿名信将此事向拉菲尔的丈夫和父亲披露。拉菲尔的父亲大发雷霆，威逼她与亚历克斯断绝关系。然而，拉菲尔的丈夫却邀请亚历克斯在病榻旁相见……

不久，拉菲尔的丈夫亨利猝然死去。可恰在这时，拉菲尔正与情人亚历克斯幽会。于是，拉菲尔的父亲硬说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她被迫离家回西班牙母亲身边服丧一年。

她已心灰意冷，决心与亚历克斯断绝一切往来，在乡间别墅孤寂地了却漫漫人生。不料在一个偶然机会她发现父亲原来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竟然在她原来的卧室里与部长夫人鬼混。拉菲尔淋漓尽致地痛斥父亲

后，愤然摔门而去，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幸福美满的爱情。

这是一部风靡美国、传遍世界的爱情小说。情节细腻缠绵，跌宕起伏，引人情思，动人心魄；人物性格鲜明，栩栩如生，读后使人更深刻地了解美国社会生活。

## 人物简介

**拉菲尔** 一位美丽、善良的少妇。她和丈夫约翰·亨利结婚时，只有18岁，而丈夫却有62岁高龄了。但他们十分恩爱，过了七年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不料约翰·亨利中风瘫痪，但她仍然深深地爱着他，以极大的毅力和真诚，七年如一日地侍候在丈夫的病榻旁。在一次外出的偶然机会她与亚历克斯邂逅了。亚历克斯一见钟情，在他执着的追求下，他们相爱了。然而，他们的爱又是那么曲折，那么惊心动魄……

**约翰·亨利** 是位享有盛名的大银行家。年过六旬，仍然精力充沛，他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商业伙伴的女儿拉菲尔。他对拉菲尔在他病后七、八年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十分感激。他不拘泥于传统的习俗，关心年轻妻子的生活。因此，当他得知拉菲尔有情人时，他并没有责备她，反而会见了她的情人亚历克斯。

**亚历山大·黑尔**（即亚历克斯）是位年仅40的律师、风流倜傥的美男子。他对少妇拉菲

尔一见钟情。他追求她，又尊重她，终于成为她理想的情人。

**雷切尔** 青年女律师，原是亚历山大·黑尔的夫人。由于她想飞黄腾达，离开了自己的丈夫，去追求金钱和权欲去了。

**凯** 国会议员，亚历克斯的姐姐，一个阴险、毒辣、卑鄙、野心勃勃的女人。为了达到自己竞选议员的目的，不择手段地披露拉菲尔和自己弟弟相爱的真相。

**夏洛特·布兰登** 亚历克斯和凯的母亲，美国畅销书的作家，是位善良、卓越的妇女。

**安东尼·穆尼马尔** 拉菲尔的父亲，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

**乔治杰特** 内阁部长的夫人，安东尼·穆尼马尔的情人。

## 序

### 纽 约

亚历克斯对少妇拉菲尔说：“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有追求的权利，我也一样。这并不一定要改变你跟你丈夫的任何关系。我发誓，拉菲尔。我只想和你分享我们俩都没有的东西。我觉得你是生活在一个真空中，而我也是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种日子已相当漫长了。”

拉菲尔望着他，眼睛流露出犹犹豫豫的痛苦神情。“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亚历克斯？也许你只全凭你的想象和猜测，你不了解我。”

但这一次他只顾摇头，将嘴唇温柔地送到她的嘴边。顿时，他感觉到她全身僵硬，他猛将她抱住，动作之快，令她来不及挣脱。几秒钟后，她服从了。她紧紧地依附着他，仿佛他是地球上留下的最后一个人。她的整个身子激烈地抖动着，内心有一种她从未遇见过的感觉。过了一会，她屏住呼吸，用力挣脱开他，把脸转过去。

“不，亚历克斯！不！”她回过头面对着他，眼里冒出愤怒的火花。“不！别这样！不要用我不能要的东西来



引诱我。它我不能要，你是知道的！”说罢，她含着泪水，以乞求的口吻道，“请你离开这里吧。”

“拉菲尔……”

他发现她的内心正在发生急速变化，怒火在她眼里消失了，她紧闭双眼，向他扑了过来。

“嗨，宝贝，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”他的话语温柔而急促，她拥抱着他，被抑制了七年多的爱顷刻间全倾注在她与他的接吻上。他毫不迟疑，解开她身上穿着的粉色缎子睡袍，双膝跪下，吻着她的身子。自从他第一次见到她那时起，她一直是他心目中一位女神。这是他朝思暮想的美人儿，是他生活所必不可少的。正当他不停地抚摸着她的时候，拉菲尔发觉她正在将自己的心全部地奉献给他。他们拥抱、接吻、抚摸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……

## 第 一 章

亚历山大·黑尔和雷切尔离婚已经两年了。每当他下班回到自己维多利亚式房子，都感到茫然、冷清、孤寂。不知怎么的今天他更觉得憋闷。亚历克斯<sup>①</sup>想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他换上工装裤，穿上轻便鞋，披上风衣，急匆匆地出了门，踏上百老汇大街，转悠到贝克街一段陡峭的山坡小道上。他停下脚步，坐在一个石墩上，欣赏着面前的景致，任凭凉风吹拂。他面对着圣弗兰西斯科这座美丽的城市，浮想联翩。最后，他笑了。也许自己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女人，也许自己永远也不会再结婚了。但即使那样又怎么办呢？自己的生活优裕，有一幢不错的住房，还有一个自己热爱的、成功的律师事务所。也许这些就够了，也许没有权利要求得到更多。

---

<sup>①</sup>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·黑尔的昵称。

他放眼向下看去，远处壮丽的希腊式圆顶艺术宫，都一一尽收眼底。接着，他把目光从梅贝克半个世纪前建造的艺术宫收回，开始浏览前下方的平房。骤然间，他看到了一个女人。她弯腰坐在阶梯底部，好象是被雕琢在那儿，与艺术宫中的塑像一样，只不过这一个更加精致典雅：她的头向前垂着，侧影由于街灯的衬托更显得婀娜多姿，曲线分明。亚历克斯一动也不动地端坐在那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人，好象她是什么人丢弃在那儿的一件雕刻、一件塑像、一件艺术品，她好象是一个用大理石雕琢的漂亮女人，由于做工精巧而显得极象真人。

他就那样傻望着。她坐了大约五分钟，然后，挺直腰板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新鲜空气，继而慢慢地呼了出去，象是刚度过难熬的一天。她身着灰白色皮大衣，亚历克斯在黄昏中能看清她的脸庞和外貌。她身上有种异常的气质，吸引着他希望能了解更多。亚历克斯就这么借助街灯发出的昏暗光线凝望着她，感到她身上有一股磁力，使他无法走开——这是他所能记住的最奇特的感觉。她是谁呢？她坐在那儿干什么？他的内心似乎受到了触动，极想解开这个谜。

在昏暗的路灯下，她的皮肤看上去很白嫩，黑色的头发闪着幽光，在齐颈背的地方打了个结。她的头发给人的印象是很长，梳理得很得体，可能只用了一、两口别针。蓦然，他产生了一种疯狂的冲动，想跑下阶梯，触摸她，拥抱她，弄松她的满头秀发。而她也好象意识到他在想什

么，突然从沉思遐想中抬起头来，似乎被一支强壮的大手从老远的地方一把拉了回来。她转向他坐的地方，看到他后吃了一惊。这样，亚历克斯看到了她无与伦比的漂亮脸蛋。如他起初所想象的那样，她的面庞象艺术品一样非常匀称，有着小巧、精致的五官，漆黑的大眼睛，弯曲有致的嘴唇，总之是完美无缺的。但最吸引他的是她那双仰望着他的大眼睛，里面似乎充满了无尽难言的忧伤。现在，街灯照在她苍白的双颊上，他看到两行闪光的热泪。就在这四眸相对的一瞬间，他俩的目光都留给对方无穷的回味。亚历克斯感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被引向这位黑发大眼的陌生美女。她坐在那儿，看上去是那么脆弱，那么迷茫。然后，她的目光里流露出羞愧的神色，并且马上低下了秀美的头颅，因为他看到了她忧伤感情的流露。有好一会儿，亚历克斯动都没动一下，接着，他突然感到他必须走过去。他注视着她，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。而就在这时，她站了起来。她身上披着的皮外套象一片飘浮在身边的云彩。她的目光又飞向亚历克斯，但这一次只停留了一瞬，然后，她好象走入了一片树林之中，象幽灵一样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好长一段时间，亚历克斯脚底下象生了根，坐在那儿盯着她呆过的地方。这一切发生得多么快啊。突然，他站了起来，快步跑下阶梯，从这儿，他看到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一扇巨大的门。他只能猜想门内有个花园，而不可能知道花园属于哪家。因为这儿有好几幢房子。因此，这个

谜暂时到此为止。有那么一刻，亚历克斯几乎控制不住自己，想要敲响她刚走进的那扇门。也许她正坐在门背后的秘密花园中。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她了，因此心中充满了绝望。随后，他意识到自己的愚蠢，提醒自己：她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。他凝视着那道门，沉思良久，然后，慢慢转过身，顺原路走了回去。

## 第二章

当亚历克斯手拿钥匙打开前门时，他脑海里仍萦绕着那个女人悄然哭泣的面庞，她是谁呢？她为什么哭？她是哪家的？他坐在前厅狭窄的楼梯上，双眼扫过空荡荡的客厅，凝神注视着从窗外洒进来，泼在地板上的洁银色月光。这么美貌的女人，他还从未见过。那俏丽的脸蛋只消一瞥，就足以让人销魂落魄，终生难忘。亚历克斯陷入沉思，一心想着那绝代佳人，连电话铃声响了好久也未听到。他最终惊醒过来，快步奔进内室，从桌上杂乱的纸堆中抓起话筒。

“你好，亚历克斯。”一瞬间，气氛紧张起来，是他姐姐，凯。她在纽约是位国会议员。

“什么事？”亚历克斯沉默片刻后问道。他知道，姐姐如果不是需要什么东西，是从来不给谁打电话的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事。你去哪儿了？我电话打了半小

时。你的秘书告诉我说，你会直接回家的。”她总是那样，想要什么就非得到不可，不论对别人适合与否。

“我在外边散步了一会儿。”

“这种时候散步？”听口气她起了疑心。“为什么？出了什么事吗？”他轻声叹了口气。多年来他姐姐让他感到厌烦。她从不让步，毫无柔情；而且老谋深算，既冷酷又尖刻。有时他想，她就象人们摆在桌上的、非常锋利的水晶装饰品，看着很美，但摸不得。显然，多年来，她丈夫也有同感。

“没有，没什么事，凯。”当然，他也得承认，尽管凯毫不顾及他人的情感，但她有一种神奇的能力，能觉察出他情绪的微妙变化。“我只是想吸点新鲜空气，闷了一整天了。”接着，他为了缓和气氛，把她的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，反问道：“凯，难道你从不散步吗？”

“在纽约散步？你一定是疯了吧，在这儿不被窒息就算万幸了。”

“还有抢劫，强奸呢。”他对着话筒轻声笑了。

曾经有过一段时间，凯常来电话，告诉他有关雷切尔的情况。凯与其前弟媳保持联系是有明显用意的。雷切尔的父亲、老州长是她手上可利用的一张牌。如果她能说服亚历克斯与雷切尔重修旧好，老头子会很高兴的。雷切尔也是位律师。她冷酷、无情，野心勃勃，为了达到她的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和凯一样，为了得到她所要的东西，横冲直撞，摧毁一切挡道的人。她俩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凯

在政界，而雷切尔在法律界。

凯曾好几次在亚历克斯去纽约时，试图安排他们会面。然而，即使雷切尔愿意见面，亚历克斯也毫无兴趣。“到底有什么事，维拉德议员？”

“没什么特别事。我只是想问问你何时来纽约？”

“干嘛？”

“别这么生硬好不好？我只是想邀几个人一起吃顿饭。”

“请些什么人？”亚历克斯看出了她的用心，笑了。

“好啦，亚历克斯，戒心别这么强嘛。”

“谁戒心强啦？我只是想知道你想请谁与我一起吃饭。这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行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亚历克斯，不久前，在华盛顿飞往纽约的班机上，我碰到了她。看上去她棒极了。”

“毫不奇怪。如果你也挣她那么多钱，你也会的。”

“谢谢，亲爱的。”

“别客气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她要竞选市议员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沉默了好久，“但我并不感到意外，你呢？”

“不，”接着她长叹了一口气。“有时，我怀疑你是否意识到你失去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并且为此庆幸不已。凯，我不想娶一位政治家。那种荣耀只应留给乔治那样的男人。”



“见鬼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工作太忙，我敢肯定，如果你在华盛顿呆上三个星期，他也根本不会注意的。可是我会。”他没有告诉她，她女儿也会注意到这一点。他知道这一切，因为他每次去纽约，必定与甥女阿曼达作长谈。他带甥女出外吃饭、散步，因而比她父母更了解她。有时，他觉得凯一点也不关心女儿。“对了，阿曼达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想还好吧。”

“‘你想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口气中带有明显的责备。“凯，你从未与女儿呆上十分钟。”

“我的天，她已经十六岁了，再也不是需要人照料的小孩了。”

“但她仍需要母爱和父爱。哪个少女不这样呢？”

“那没有办法。我是搞政治的。你知道搞政治是要全力以赴的。”

“是啊。”亚历克斯慢慢地摇了摇头，他不愿再与她谈下去了，“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“我明年要竞选参议员。”

“祝贺你。”他没精打采地说。

“如果我竞选成功，她就是参议员的女儿了，怎么样？”凯的声音中突然有一种恶意，亚历克斯真想掴她一耳光。

“亚历克斯，你该与雷切尔破镜重圆。”

“你倒挺会转移话题。凯，我不想重归于好。而且，